開拓邊疆藩亦服

近代史教授　錢化鵬

滿人主政二百六十餘年，大小戰爭，無時不在進行，幾乎很少有「載戢干戈，載櫜弓矢」的時日。祇以國人有個傳統習性，舉凡事不關己，便不加喜戚，例如洪楊之役，糜爛東南數省，而華北生靈，則安閑於逍遙自在，八國聯軍，蹂躪京畿一帶，而東南黎庶，仍休止於保境安民；職是之故，所以清初四代，大都認爲是承平盛世。其實，何曾於此？而戰爭不是繼續在蒙藏和苗疆地區，延長一百餘年麼？不過，這是用之於開疆拓土，視彼民國初期，南北軍閥，專爲私人利益，而製造內亂，又不啻有天壤之別了。

現在得就滿蒙回藏各地區及其種族，分別敍述：滿洲即今日東北九省，亦即光緒末造所改制之東三省，東北與俄屬沿海州，貝加爾州，和黑龍江州爲界，東南接朝鮮，瀕黃海渤海，西界內蒙古。滿洲之名稱，乃清太宗所喊出，始爲種族名；旋又用作國號，嗣後世人復以滿洲名其地。其實，滿洲二字，不唯不見諸歷史，亦不見稱於清太祖努兒哈赤；所以他在建國之初，只稱大金汗國。大金在北宋時，爲生女眞部酋長完顏阿骨打所稱的國號，滅遼攻宋，奄有整個東北，以及塞內延伸至黃河流域。姑無論清太祖所稱大金，是否沿襲其舊，示不忘本，清太宗避稱大金，是否消除歷史恩怨成見，便於爭取合作；而滿人爲金人之後，確爲事實，因此歷史也就根據此一淵源，而以女眞名其種族。元明兩代，於吉林北部沿俄領貝加爾州一帶，稱爲海西女眞，於吉林東部沿俄領沿海州一帶，稱爲野人女眞，於吉林中部沿稜河流域，稱爲建州女眞，分別設官治理。建州女眞，當明宣宗時，遷其部落於奉天懷仁及興京各地，是爲後金亦即改稱滿族之發祥地。滿人於入主中土以前，其勢力已伸入朝鮮。該地爲太宗於崇德二年（崇禎十年，一六三七年），親率十萬大軍所征服，並且於第二年又征服內蒙古

所謂蒙古，包括漠南漠北兩地，以青海居全國之中央，其土地之遼闊，已可概見，究竟其種族分佈情形如何？大都感覺生疏，尤其莘莘學子，更不易瞭解其全貌。內蒙古，地當滿洲之西，南接山西、陝西，直隸三省，北與外蒙古橫隔一沙漠，故又稱漠南蒙古。其在東者爲哲里木盟，所轄科爾沁，札賚特，杜爾伯特，郭爾羅斯四部。卓索圖盟，所轄喀喇沁，土默特二部及喀爾喀一旗昭烏達盟，所轄敖漢，奈漢，巴林，札魯特，翁牛特，喀爾喀，克什克騰，阿魯科爾沁八部。錫林郭勒盟，所轄烏珠穆沁，浩齊特，蘇尼特，阿哈巴噶，阿巴哈納爾五部，此爲沿直隸邊外，伸入東三省者。其在西者，則循山西、陝西、甘肅邊外，爲烏蘭察布盟，所轄

四子部境內，爲四子部落，茂明安、烏喇特，喀爾喀右翼四部。伊克昭盟，所轄部族分左右兩翼，每翼各分中、前、後及右翼前末共七旗。東西兩路，爲六盟二十四部，四十九旗，此乃附清後的實際情形。其中最强盛者，爲哲里木盟，遠在努兒哈赤開國時代，其盟主林丹汗便已附和，彼此締結攻守同盟。及至太宗天聰五年，又背盟轉而奉明，並出兵於西喇木倫河上源，與滿清形成敵對狀態。因此太宗親率大軍入蒙，直攻察哈爾，出興安嶺，沿途多所歸順。其時林丹汗聞風而遁，出歸化城，渡黃河口，逃避大草灘，病死於途，子額哲領其衆，棲止於托里圖，迨崇德三年，（崇禎十一年）睿親王多爾袞，經徵得太宗同意，率兵直取托里圖，收服額哲，並得傳國之璽，至此，內蒙古各部，連同察哈爾八旗，歸化城，土默特二旗，皆已先後入於清人掌握。

外蒙古，亦稱漠北蒙古，地當滿洲之西，新疆之東北，與俄國以阿爾泰山爲界。該山爲天山北向之脈，其東西之脈，又橫分新疆爲南北二路，處於天山南路的，多爲回部，一名回疆，暫不置議。僅就天山北路，亦即漠北之蒙古種族而言，車臣部，在喀爾喀（作地名）東路，與滿洲比鄰，在漢時爲匈奴左賢王地，在魏晋時爲鮮卑左部，元太祖成吉思可汗（可汗爲皇帝，汗爲王，經黎東方先生糾正歷史之誤，當從之）發祥於此，所部二十三旗。土謝圖部，在喀爾喀後路，直大同邊外，唐回紇同羅部，所部十九旗。賽音諾顏部，這一部本隸於車臣的，雍正三年，胤禛爲酬庸和碩親王，特增闢此部，歸其統制。該部在喀爾喀中路，所部二十二旗，另附額魯特旗及額魯特前旗，其職位在車臣部，土謝圖部，札薩克圖部三部以上，這是後話。至於額（一作厄）魯特部，則爲蒙古之別種，分爲和碩特，（即和碩親王那一部）準噶爾，杜爾伯特，土爾扈特四部，原游牧於阿爾泰山。其山有地名烏魯里塔，在科布多西北，故統稱兀（一作烏）魯黑塔族，亦稱唐努烏梁海族。嗣後諸多分析，在漠南者稱河西厄魯特，在新疆者稱天山厄魯特，在青海者稱青海厄魯特，仍舊未動者稱金山（即阿爾泰山）厄魯特，然皆明之瓦剌部。此爲外蒙古大致情形，其中車臣、土謝圖、札薩克圖三部，當太宗收服內蒙時，皆相繼歸順，而且與漢奸孔有德等，結成三族大同盟，會向太宗上尊號，同時，亦分別接受爵位，如親王、郡王、貝勒、貝子、輔國公、鎮國公、臺吉等名位，各統其部衆。

至順治福臨嗣位，滿蒙更已合作無間，故得以集中兵力於中國，終其在位十八年，尚未結束對付南明之戰爭，只有處於東海的琉球，於順治十二年，遣使前來進貢，並繳回明印，另請封典，但這是他藩服中國，重在宗主，不計嬗變的成例。玄燁立，從結束對付南明之戰，轉而又對付後三藩之戰，迄規復臺灣，前後已經耗時二十餘年，而爲康熙二十二年事。這是以四十年長期戰爭，而換取此後七年休養生息，自康熙二十九年起，塞外蒙回之戰，又在開始揭幕了。

先是處於科布多西北的準部噶爾丹，勢力漸趨强壯，一舉而併其本部和碩特、杜爾伯特、土爾扈特三部，再伸入漠北，危害及喀爾喀東西後三路。該三路車臣汗，土謝圖汗，札薩克圖汗，力不能敵，紛紛逃避漠南，向清廷求援，而噶爾丹亦鍥而不捨追至漠南。康熙帝聞訊立派裕親王全福爲撫遠大將軍，皇子胤褆爲副將軍，率領大軍出古北口，另派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，簡親王雅布，和信郡王鄂禮爲副將軍，率領大軍出喜峯口，與噶爾丹戰於博洛河，終不分勝負。康熙帝不勝焦灼，親率御林軍，前往博洛河督戰，卒於赤峯縣之烏蘭布通山，將噶爾丹擊敗。爲不使其退回老巢，康熙帝親入漠北漠西兩地安撫，劃分該區爲三十旗並減免賦稅，此外，仿貞觀羈縻遠人之故事，而以和碩特部策凌對象，尚主授額駙。噶爾丹，退出漠南，則率其殘部，遁赴科布多東路，這一地區，本爲其勢力爲範圍，蓋其發動初期，曾與從子策妄分途並進，從此日益坐大，不唯奄有伊犁、青海，而且亦威脅西藏；直至康熙三十六年，其叔姪頓爲利害發生衝突，清廷利用此一機會，策動策妄扼守伊犁，阻止其歸路。一面派軍誘其戰於東庫倫，大敗之，噶爾丹窮促無依，遂自殺。至於策妄表面雖與清廷修好，實際仍不放棄侵略，清廷已洞燭其驕傲難馴，復派兵出擊，策妄力不能敵，竄回天山北路，至雍正初期而死。子策零立，仍賦性囂張，屢謀異動，皆被清廷原先培植的策凌額駙，與岳鍾琪等左右牽制，以致無隙可乘。前面所謂雍正帝爲酬庸和碩親王，特增闢賽音諾顏一部即指策凌而言。策凌在康熙雍正兩朝，由額附進爵多羅郡王，復進爵和碩親王，冊定其子孫世世爲賽音諾顏之札薩克，札薩克爲蒙古語，謂爲一部或一旗之長。策零既被扼住咽喉，欲振無力，至乾隆初期，始來求和，但清廷只准通商，其遊牧地區，仍以金山爲限。嗣後準部內訌，清廷得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作嚮導，始克收服，

然不旋踵阿睦爾撒納又橫生枝節。原來輝特部亦爲蒙古別種厄魯特四部之一，阿睦引清軍粉碎準部權勢，其用意純爲本身攫取厄魯特四部權位着想。可是，準部擁兵作亂，已六十餘年，乾隆帝頗具戒心，安能再任其製造勢力？執意以衆建分治。於是阿睦舉兵叛清，清廷命兆惠進軍伊犂，阿睦逃入哈薩克，復流入俄境，嗣亦病死於俄，從此天山北路，始克底定，而兆惠亦因功派駐伊犂將軍。

天山南路回部，爲漢時西域三十六國（註一）地，至隋稱韋紇，唐稱回紇，韋回乃一音之轉，而紇有作鶻者，亦爲音轉，奉摩尼教，代突厥而領內外蒙古，尋併於蒙古。洎乎宋元，則稱畏吾兒，亦有作委兀兒，畏午兒，畏孤兒者，大都爲音轉之故，改奉回教，以迄於明清。迨準噶爾入侵，强將其酋長大小和卓木，分別拘禁，半徙回民於天山北路伊犂附近，從事游牧墾荒，吸取其勞力，繼而權勢操於阿睦爾撒納，而將大小和卓木釋放，委大和卓木博羅尼都於天山北路，管理回民，委小和卓木霍集占於天山南路，管理回民，仍然責令供給其需索。回部經過兩次異族剝削，受盡磨折，故當清軍初至，堅不協調，以喀什噶爾與葉爾羌爲據點，聚衆抵抗。清廷先後命雅爾哈善和兆惠征伐，並派貝子福康安，率御林軍前往督師，幾經挫折，始有進展，大小和卓木，見力不能敵，相率越過葱嶺，逃往巴達克山，爲該酋長擒住，殺大和卓木博羅尼都，囚小和卓木霍集占；繼而兆惠率大軍至巴達克山索俘，解往福康安大營。捷報傳入北京，乾隆帝不勝欣喜，當封福康安爲靖安伯，准用親王儀仗，並改回部爲新疆分設伊犂，塔爾巴哈台，烏魯木齊，哈什噶爾四鎮，陞兆惠爲新疆將軍，兼辦事大臣。從此中國聲威，遠播葱嶺以西，所有浩罕、哈薩克、布魯特、布哈爾、巴達克山，阿富汗諸國，咸相繼遣使入貢。回疆平定，福康安回朝獻俘，並奉香妃以進，此爲不爭即爭亦不過時間先後之定論。究竟香妃與乾隆帝定情否？各有所見，一說香妃抗節峻拒，事聞於慈聖太后，唯恐僨事，特旨賜死。一說香妃未死，入宮侍帝，三十年寵眷猶隆，並舉東陵遺像，爲西洋畫家郎世寧爲其所繪行樂圖以證。而持前說者，更有所言，謂香妃爲大和卓木之妃，與持第二說者謂爲小和卓木之妃有別，與其同時進京的，尚有小和卓木夫婦，乾隆帝震於香妃艷名，亟思一睹爲快，故對於受俘，草率點名收監，及至香妃已死，心神恍惚，屢不釋懷，爲塡補內心空虛，諭將小和卓木之妃以進，洎乎一見，雖是蓬頭垢面，仍不失美人本色，迨沐浴更衣，儼然妖冶天生，於是封回妃，建寶月樓，造回回營，以取其歡心，而回妃亦連生兩皇子各云云。此一段公案，距今年湮歲遠，稽考無憑，只有假天律以評，從來天生尤物，鮮有能到白頭者，而且亦皆身無所出，例如趙飛燕、楊玉環，不皆其人乎？否則必爲美中不足，所謂缺憾美是也。我固不以此相强，但爲香妃計，保持其麗質殊俗，永久存於世人心款，不擬以雞皮鶴髮加諸其身，而以前說爲是。

青海地居全國中央，已於上文提及，在漢時爲西羌領其地，逮晋至唐，則爲吐谷渾所據，迄乎元明，又爲金山厄魯特部紛紛擁入。迨清廷收服，青海全境，幾乎爲厄魯特部盤踞其半數，計分五部，爲和碩特部二十一旗，綽羅斯部二旗，土爾扈特部四旗，輝特部一旗，喀爾喀部一旗。而屬於原來羌種的，則爲阿里克，蒙古爾津，玉樹各土司，凡四十族，惟有阿里克族游牧地帶，在黃河左岸，其他皆在黃河右岸。當準部噶爾丹入侵時，已席捲全青海，至噶爾丹敗死，青海亦隨之成爲清廷外藩。及至胤禛嗣位之初，和碩特部羅布藏，風聞內廷多故，舉兵背叛，胤禛據報，立派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，岳鍾琪爲副將軍，克日率領大軍，前往征討，經過一年有半剿撫兼施，始克抵定，胤禛遂簡派大臣駐西寧，以資鎮守。

西藏地當四川之西，亦名烏斯藏，西洋人呼爲（Tibet），全境分作四部，一曰康，又名喀木，即前藏，與四川接壤，有巴塘裏塘二地，爲四川交通孔道。二曰衛，在喀木之西，即中藏，爲前藏之都會拉薩所在地。三曰藏，又名喀齊，即後藏都會日喀則所在地，在拉薩西南，相距五百三十里。四曰阿里，在後藏之西，西接印度克什米爾，與般遮布。這一地區，今天存爲懸案的，所謂「麥克馬洪線」，爲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英國侵略者，强劃九萬平方公里與印度，仍待收回。西藏地勢，以崑崙、喜馬拉雅二山脈會其西，東迤而擁有南北二面，橫斷山脈，障於其東，故盤結而成爲世界第一高原，平均海拔爲一萬五千公尺。該地種族，爲古之三危，（註二）漢之羌，唐之吐蕃，全藏信奉喇嘛教，分紅衣、黃衣二派，唯黃派特盛，明末清初，已遍布全藏。其教務則分爲二個體系，前藏以達賴主持，駐拉薩，後藏以班禪主持，駐日喀則。而政務方面，另設「第巴」主持，其職務重要與否？亦因時而異，如清初第巴桑結，則總理西藏全政，爲康熙帝封爲土伯特國王，此外，大都專司瑣事者。迨達賴五世圓寂，爲繼承而導致「呼畢勒罕」（

註三）之爭，曾騷動前後藏及青海所有喇嘛區，其時正值退出漠南蒙古之準部，乘機侵入，他把和碩特部所立的伊西堅措達賴六世幽禁，並殺和碩特部拉藏汗。康熙帝據報，特派岳鍾琪，率兵入藏，逐退準部策妄，將青海蒙古所立的噶爾藏堅錯，從西寧迎入拉薩，就位達賴六世，而岳鍾琪旋亦奉派爲駐西藏大臣，是爲西藏內附之始。迨乾隆五十五年，與西藏比鄰的廓爾喀，邊爾舉兵越境，廓爾喀，即尼泊爾，論面積與江蘇省相等第，對於武功偪人之初清，居然敢捋虎鬚，喻之爲初生之犢可，喻之爲搏虎之鷹，亦無不可。當時藏人不能抗，清軍援之，兵未交鋒，主將賄和，既不敢以入奏，又無從以履約；本爲掩耳盜鈴，作繭自縛，誠亦糊塗蟲之流亞。因而導致次年敵人再度入侵，福康安奉命出征，率軍深入，「擁肩輿，揮羽扇」，自儗諸葛武侯，意圖徼倖退敵，庸知羊質虎皮，焉不損兵折將？所幸廓爾喀本身力量薄弱，經不起長期拖累，亦只得謝罪以求和。

羌，（低羌）畬、苗、猓、搖，（亦名蜑人）爨，（亦作玀玀）獠，即擺夷）蠻各種族，自古沿滇、黔、川、桂、湘、粵邊區聚族而居，惟有兩廣蠻人，以船爲家，其餘皆窮極山谷，不通文化，故多養成獷悍性格，而其地主受土，有以始自漢唐者。迄乎元明，鑑其散漫不經，難以統制，特設置土府土縣，土宣慰，土宣撫文武各司，仍以世襲其職，以示懷柔。清因明制，因管理不善，變亂叠起，雍正朝，駐雲貴總督鄂爾泰，於撫慰之餘，留心庶政，當奏請改土歸流，先擇其歸化者，改爲官治，逐漸推廣，用收治理之效。胤禛從其議，並簡派其爲滇、黔、桂三省總督，因此得以長期策劃，先後安撫該三省邊區各種族二千餘寨，開闢土地將近三千里，各原有土司，亦皆次第蠲除成見，樂於就範。爾後鄂爾泰因功進陞保和殿大學士，繼任處置不當，邊地一帶，釁端又起，弘曆遂派張廣泗爲經略，幾經安撫，復收歸化之效。

金川地當四川西北，出於大渡河上游者爲大金川，出於懋功西北者，爲小金川，其他周遭不過千里，較之蒙回疆域，有如大海之一粟。而其畬民遠在元明時代，便已內服，及至乾隆時，其中土司之一的莎羅奔，日益壯大，漸居諸土司之長，遂存異志，領導大小金川，企圖擺脫清廷羈絆。乾隆帝凜於「尺地莫非王有，一民莫非王臣」的觀念，自不容其抗不奉命。於是不惜以七年長期週旋，與七千萬兩國帑之糜費；先後調派大臣如傅恒，張廣泗，阿桂等，率領大軍，前往剿撫，而以層巒叠嶂中，犯難蠕行，終至殺莎羅奔，招降索木諾，以戢其禍，始將大大小金川，併於四川省治，此爲乾隆四十一年事。

再則爲西南各屬國了。緬甸於元蒙時代，曾被忽必烈可汗，一再以重兵臨境，在至元二十三年，（一二八六年）成立爲「緬中行省」，至一二九〇年，又將「緬中行省」撤銷，讓其稱臣納貢，嗣後緬甸就一直奉中國爲宗主了。清初吳三桂爲迫害桂王朱由榔，麾大軍入緬，所歷諸多騷擾，繼而邊吏又無事生端，種種惡劣作風，導致緬人相應不理。迨乾隆三十一年，弘曆採納雲貴總督楊應琚建議，派將軍明瑞領軍攻取緬甸，詎意，孤軍深入，後援不濟，兼以緬甸軍乘虛襲擊，明瑞招架不住，因而自戕，弘曆復派大學士傅恒，與將軍阿桂等，分三路進軍，緬人於恐懼之下，願罷兵納貢，但弘曆不許，緬人被迫抵抗，巧值清軍不服水土，病患頻重，竟至自動撤兵。直至乾隆四十一年，弘曆三度遣軍攻緬，其時適緬甸內訌，緬王孟駁經不起內外夾攻，亦只得請爲永久藩服。

安南古乃百粵之地，自秦漢以迄隋唐，皆爲中國版圖，宋以後列爲藩屬，明初一度改爲行省，旋又恢復其宗藩體制。迨清初其莫黎兩族，先後前來歸順，莫元清於順治末期，受命爲交趾都統使，黎維喜於康熙初期，被封爲安南王。從此莫黎兩族，時相交惡，演至最後，而黎氏竟將莫氏併吞了。及至乾隆五十三年，又有阮文惠者，起而與黎氏爭權，國王黎維祁，頓失王位，弘曆以黎氏百年來，貢不絕，自應受天朝保護，遂派廣西巡撫孫士毅，與提督許世亨，率軍直攻阮文惠，阮文惠退出國都河內，逃避富春城。孫士毅除奏請弘曆仍以黎維祁爲安南王外，並揮師直取富春城，阮文惠被迫請降，其時正值乾隆五十四年元旦，軍中歡度佳節，酣歌痛飲，不意阮文惠分遣象隊，以大礮襲擊，清軍先無戒備，自無應變之可言，孫士毅抱頭鼠竄，逃回鎮南關，而隨其突圍者，亦只數十人，其他二萬餘兩廣部隊，和提督許世亨，已悉數犧牲了。阮文惠戰勝清軍，立即俺到河內，驅逐黎維祁，惟恐清廷再派大軍壓境，更名阮光平，並且遣使朝貢與謝罪，復於乾隆五十五年，親詣北京，而乾隆帝亦不念舊惡，詔慶賀黎維祁，改封他爲安南王。

暹羅當十二世紀後期，尚未產生其國號，只有大八百媳婦，與小八百媳婦兩個小國，大八百所在地，即今之泰國景邁，小八百所在地，則爲泰國景

景線。當元蒙入主，對八百媳婦國，曾六次用兵，迄第三代君主愛育黎拔力八達嗣位，下詔停征，而八百媳婦國亦隨之而朝貢。至明初設八百大甸軍民宣稱使於景邁，沿及清初，由八百媳婦脫變的暹羅，對於中國國勢更迭，一度處於觀望中。直至乾隆三十六年，暹羅發生內亂，而處於鄰國的緬甸王孟駁，乘機入侵，一舉佔領其國都猶廸亞（Ayuthia）暹羅人不甘其顛覆，共舉遺臣鄭昭起兵救亡，鄭昭用兵七年，始逐退緬軍，光復故土。於是衆推鄭昭爲暹羅王，遂遣使至北京進貢，鄭昭去世，養子鄭華立，至乾隆五十一年，弘曆乃封他爲暹羅王。

此外，則爲臺灣了，臺灣一隅，其給予清廷困擾，較任何地區爲嚴重，這應該爲鄭廷平假以反清，而促成天地會的效用，養成人心思漢，始終與清廷處於相反的立場，可以說爲三年一小變，五年一大變。其中最顯著的，爲康熙朝的朱一貴，和乾隆朝的林爽文，林爽文以一平民首義，居然使貴爲天子的弘曆，提心吊膽，迨其事平，而列爲十大武功之一，足見其視事態爲何如？先就朱一貴而言，一貴據岡山發難，持農器爲兵器，不旬日擁有部衆二十餘萬，頓使全臺震驚，所有文武官吏咸爭先海遁。而一貴亦被擁爲中興王，建元永和，祇以倉猝起事，賢愚莫辨，致禍起蕭牆，自相械鬬，適值清廷指派閩浙總督覺羅滿保，與水師提督施世驃，渡海而來坐收其漁人之利。其次爲林爽文，爽文聚衆攻彰化，僅二日得而據之，並假之以爲盟府，建元順天，復移師圍攻諸羅和爭天府，同時，又別出一軍，襲取鳳山，南北相呼應，困總兵柴大紀於諸羅。弘曆據報，派福安康與海蘭察，督率四省兵力，從鹿港登陸，終以彼此勢力懸殊，勉强鎮定，事後福安封爲嘉義公，而諸羅亦因之改名嘉義。然以以上二者號召之神速，影響人心之深刻，誠足以驚人，宜乎清廷不作等閑視之。

清初四朝，以一百五十餘年，南征北剿，尤其對於數千年來，引爲外患的漠南漠北各種族，遽爾消除成見，化干戈爲玉帛，而成爲中華一統，因之造成亞洲無與倫匹的大國，其功當亦不可沒。

（註一）按漢初三十六國爲：婼羌、樓蘭、且末、小苑、精絕、戎盧、扜彌、渠勒，（以上八國在敦煌以西，今已淪爲戈壁）。于闐，（今和闐，于闐兩縣）皮山，（今皮山縣）難兜、烏托，（今巴達克山）西夜，（今莎車縣南）子合，（今葉城縣）蒲犂，（今蒲犂縣）依耐，（今英吉沙爾縣）無雷，（在帕米爾）大苑，（今俄屬浩罕）桃槐、休循、捐毒，（皆葱嶺間）莎車，（今莎車縣）疏勒，（今疏勒縣）尉頭，（今烏什縣）姑墨，（今拜城縣）溫宿，（今溫宿縣）龜茲，（今庫車縣）尉犂、渠犂、危須、焉耆，（皆今焉耆縣）車師，（今吐魯番）墨山，（今羅布泊北）劫，狐胡，（今鄯善縣）烏壘，（今輪臺縣）。（註二）三危山名，舜竄三苗於三危，後亦因以名族，一說三危在甘肅敦煌縣南，三峯聳峙，如危欲墮，故名。（註三）一作呼土克圖，蒙古語，謂身死性存，生生不息，相傳達賴，班禪，以及蒙古青海凡稱活佛者，皆世世轉生，但自達賴六世，已不復轉生。

春之文

夏日炎炎眞好眠，仲夏之夜葡萄棚下聚友話茶，閒訴家長人生一樂，假期中，某星星寥寥之夜友李君其名「蓋仙」又在大蓋其妙事曰：

「某校某女國文教員，教文章作法，令學生在說明文上須配以時節，如於夏日不得書，夏風凜…」冬日不能書，「炎炎之冬…」等，越旬日，此女師家中閒坐之際，綠衣天使惠一信，拆之乃其高足之尺牘，「某師春鑑，春臨大地，春光乍融，人上春臺，春心頻動，久違春氣，時憶春容，欲排撩人春色，曾擬拜訪春宮，奈爲春雨所阻，致春興難從，極望春霖轉霽俾春路可通，遙想吾師春意滿懷尋春之樂方濃春院深處幾番消受春風，生也虛度春期懶作春工，春夜春寒驚春夢，春愁疊疊，春恨重重，春朝春困鎖春眉，春懷寂寂，春思忡忡，特訴春情聊寄春衷敬啓春函，順頌春安」。

師閱畢此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大作杏眼大睜高呼「孺子可教也」君亦以爲然??

（阿三）